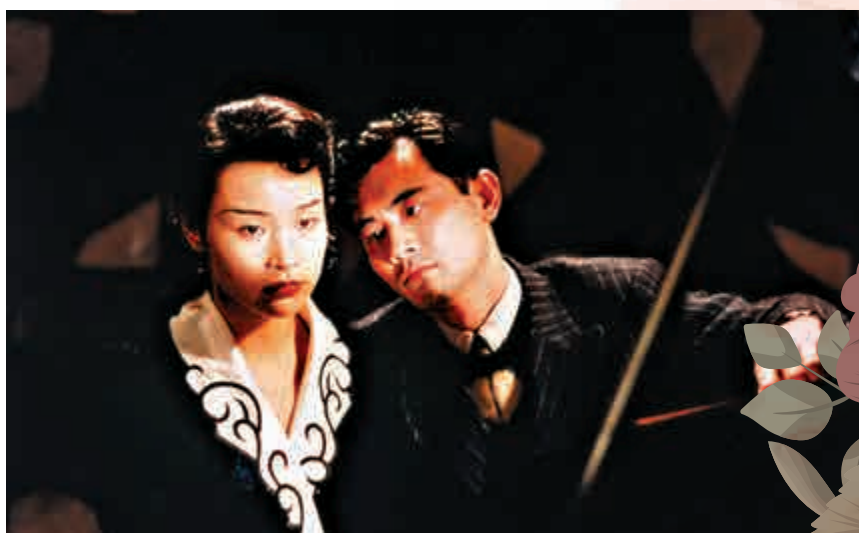


今年的九月三十日，是文壇傳奇張愛玲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日。張愛玲的人生頗具色彩，留下了既繁華又蒼涼、既百轉千回又緣起緣滅的人間故事。其作品不僅聚攏眾多「張迷」，許鞍華、關錦鵬、李安等知名導演曾分別改編張愛玲小說《半生緣》、《傾城之戀》、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、《色，戒》……日前，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、《細讀張愛玲》作者許子東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，從近來許鞍華拍《第一爐香》講起，詳細闡釋影視導演的「張愛玲情結」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

◀許子東認為張愛玲書寫的始終是生活 受訪者供圖



▼關錦鵬的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表現出男性面對愛情時的姿態

張愛玲生前做過編劇，所以其筆下的故事，都充滿了一種適合影視改編的「場景描述」，但在字裏行間，華麗與蒼涼兼具的人生觀、細膩的情感及心理描述，既感染著讀者，卻又令一眾導演感到為難。對此，許子東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：「張愛玲作品的影視劇改編是有市場的。今天不少觀眾不再追求宏大敘事（的作品），反而追求美好生活。而張愛玲的作品呢？她寫男女、寫城市，說到底還是在寫生活。也因此，能引起現代觀眾的共鳴。」

### 小說惹共鳴 改編不容易

但他認為張愛玲作品在影視劇改編上並不容易，因為簡單幾句，已見韻味，卻很難通過鏡頭表現。「比如《第一爐香》提及喬琪喬第一次見葛薇龍時寫道：薇龍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綢旗袍，給他那雙綠眼睛一看，她覺得她的手臂像熱騰騰的牛奶似的，從青色的壺裏倒了出來……如何在鏡頭前表達這種語言？關錦鵬在拍攝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時，索性就在銀幕上打出原文：振保改過自新，又變了好人。」

由許鞍華執導、改編自張愛玲小說的電影《第一爐香》，入圍今年威尼斯影展非競賽部分。「許鞍華是一位非常有文學底蘊的電影導演，我看過《第一爐香》樣片，效果是很不錯的。其中，俞飛鴻飾演的姑媽角色有很大的突破，人物性格由壞變得微妙。」許子東說：「我相信，這部《第一爐香》可以成為大家在疫情後重新回歸影院的一大理由。」

算上這次的《第一爐香》，許鞍華還改編拍攝過張愛玲的《半生緣》和《傾城之戀》，並沒有因為張氏作品難拍而止步。她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如此回望這三部影片，認為三部電影作品折射出「張愛玲在探討愛情與人性具驚人的準確和前衛」。許子東在提及許鞍華執導的《半生緣》時更讚揚演員很入戲：「《半生緣》比之張愛玲早期的小說較為平實，但電影將其昇華了。」

### 李安《色，戒》輔以想像力

但眾口難調，改編拍攝張愛玲作品，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對此，許子東說：「固然要保留原作的文學性，但電影始終是一門生意，需要考慮的事情太多了。每一次的改編，都有很高的關注度，再加上張愛玲文本特色，要求導演要具備十分豐富的想像力，這方面

我認為李安的《色，戒》拍得很成功，但依然有人認為李安「心太軟」，事實上影片結尾還是貫徹了張愛玲作品一貫的冷酷，間諜對敵人動了情、死了。」

一眾導演將張愛玲的故事搬上大銀幕，各有理解，各有詮釋。許子東認為張愛玲文學作品尚有可待影視人挖掘的創作話題。有人說，導演王家衛最該拍一部張愛玲小說，因其光影風格很有張愛玲小說的那種格調。

「假如我是王家衛，我會改編拍一部張愛玲的《金鎖記》。」許子東笑言：「張愛玲對於母女關係的探討十分非主流、卻很深刻，這點在《金鎖記》中很明顯，通過曹七巧這個女性，告訴人們，受害者如何成為加害者，又如何面對自己的一雙兒女。」

許子東續稱：「在一般文學創作中，母愛是值得被歌頌的存在。但在張愛玲的筆下，母親會控制女兒、向女兒索取，要求她如何如何感恩，這一點在張愛玲另一部小說《小團圓》中亦有集中體現，當中出現了母親多次說，『我為你犧牲了多少多少』。由此可見，我個人認為她寫出了女性在做自己與做母親之間的矛盾，這一探討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是十分少見的，也很值得改編者的關注。」

### 理解張愛玲 拍出好故事

許子東認為張愛玲小說於影視劇創作者而言，雖不容易改編，但切記不能為迎合某種主流而胡亂編造，一定要理解這位作家，貼合原著挑選角色，方能拍出好故事。

熟知張愛玲的觀眾，都知道她筆下的人間是華麗又蒼涼的，透着一股子「冷」，就連書寫最該被歌頌的母女情時亦如此，這也許與其個人經歷有關，但在許子東看來，這恰恰是張愛玲作品的現代意義，「解讀或拍攝改編張愛玲作品時，華麗與蒼涼是不能分割的，她道盡人世的熱鬧，以及背後的蒼涼，但終歸是要繼續生活下去的。正好比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，無人能預知未來如何？會否進一步蒼涼？正如張愛玲的作品，蒼涼是真的，但也正因為這份蒼涼，才更加要珍惜眼前。」

# 人間活劇透蒼涼

## 銀幕裏的張愛玲作品

▼今年是張愛玲誕辰一百周年，其小說經常被改編成影視作品 資料圖片



▲李安改編《色，戒》運用了豐富的想像力



▲許鞍華拍攝《第一爐香》入圍威尼斯影展非競賽部分

## 個人風格突顯

改編作品

張愛玲作品被搬上銀幕的次數，並不算少。在導演們的視聽語言中，小說中的人物和文字被賦予了生命，一幕又一幕男女感情的悲歡離合，也顯得更加鮮活、感人。

香港導演許鞍華是將張愛玲小說搬上大銀幕最多的電影導演，拍攝了三部張愛玲影片——《傾城之戀》、《半生緣》、《第一爐香》，外加一部舞台劇《金鎖記》；關錦鵬改編了張愛玲的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；李安改編《色，戒》之成功讓更多人知曉了原著；但漢章改編了《怨女》；內地導演胡雪楊、夢繼則先後改編《半生緣》和《傾城之戀》，拍成電視劇。

### 許鞍華 平衡原著與創作

張愛玲作品不易影視化，許鞍華卻「明知不易為而為之」。從最新公布《第一爐香》預告片可見其對於情節的理解和色調的把控；《傾城之戀》則十分忠於原著，卻在注重原著小說精神及追求藝術觀賞力之間尋求着某種平衡。

再說《半生緣》，許鞍華在表現這種命運的兜兜轉轉時，補充了原作中的細節留白，令觀眾深刻感知沈世鈞和顧曼楨那句「我們再也回不去了」之蒼涼，不再是前塵往事，而是剎那間的回望。片中選角更是到位，從梅艷芳、吳倩蓮到黎明都能體現原著意味。

許鞍華導演、王安憶擔任編劇，還曾改編張愛玲的《金鎖記》，相比之下，這部舞台劇刪除了曹七巧兒子的戲，因為其女兒的戲更有美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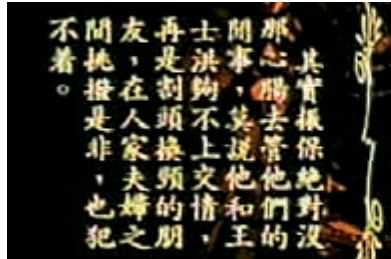


—1984—  
《傾城之戀》

### 關錦鵬 引用小說文字

關錦鵬在拍攝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時，直接將小說文字用在了大銀幕以及人物獨白，他曾自述道：「張愛玲文字的魅力，不可以單用影像去表達，前兩句寫完，後兩句就是在反諷前面兩句的。她將世情看得太透，特別是對人性的理解，這是在片中直接引用她文字的原因。」

影片不僅表現出男性在面對愛情時候的兩種姿態，也很懂女人心，視聽語言部分雖有現實的壓抑，但也可看出關錦鵬式浪漫。



—1994—  
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

### 李安 反映角色張力

李安選擇拍攝張愛玲的《色，戒》，直面極端環境下被壓抑的人性。用許子東的話說，電影《色，戒》令原著被更多人熟知，雖在結尾時維持了張愛玲作品一貫的「冷酷」，卻在改編時給了角色和情節更多的暖。

如今提起《色，戒》，很多人會想到當中的情慾戲，但小說中的相關描述不過是「洗了一次熱水澡」等的寥寥數語，卻在李安的鏡頭中多了創造力，以及反映角色本身的張力。



—2007—  
《色，戒》



▲馬思純（左）、彭于晏出演《第一爐香》的葛薇龍和喬琪喬